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漢藝文志考證卷一至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趙德輿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四

漢藝文志考證　目録類一　經籍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漢藝文志考證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録漢書藝文志因劉歆七略而修凡句下之注不題姓氏者皆班固原文共標某某曰者則顔師古所集諸家之說然師古注班固全書藝文特其八

志之一故僅略疏姓名時代所考證者如漢
著記即起居注家語非今家語鄭鄧析非子
産所殺莊忽乃嚴助之駁文逢門即逢蒙之
類不過三五條而止應麟始捃摭舊文各為
補註不載漢志全文惟以有所辨論者摘録
為綱略如經典釋文之例其傳記有此書名
而漢志不載者亦以類附入易類增連山歸
藏子夏易傳詩類增元王傳禮類增大戴禮

小戴禮王制漢儀樂類增樂記樂元語春秋類增冥氏春秋道家增老子指歸秦王好論法家增漢律漢令縱横家增鬼谷子天文增夏氏日月傳甘氏歲星經石氏星經巫咸五星占周髀星傳歴譜增九章筭術五紀論五行增翼氏風角經方增左師凡二十六部各疏其所注于下而以不著録字别之其間如子夏易傳鬼谷子皆依託顯然而一槩泛載

不能割愛又庾信哀江南賦稱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實由誤記藝文志與所用桂華馮馮誤讀郊祀志者相等應麟乃因而附會以栩陽為漢代亭名亦未免閒失之嗜奇然論其該洽究非他家之所及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漢藝文志考證卷一

宋 王應麟 撰

藝文

秦燔滅文章

大事記始皇三十四年焚書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東萊呂氏曰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

圖籍而遺此惜哉韓非五蠹篇云名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事即李斯之說也

漢興大收篇籍

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爾雅挾藏也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詩始萌牙至孝武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泰

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朕甚閔焉

孝武紀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劉歆書又云書缺簡脫

於是建藏書之策注劉歆七畧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則有延閣廣内祕室之府

通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延閣廣内貯之於外府

又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百官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 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輙言臣向以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向傳云領校中五經祕書

霍山坐寫祕書藉蘇昌爲太常坐藉霍山書泄祕書免 班斿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

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通典中丞有石室以藏祕書圖讖之屬

司馬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 西都賦天祿石渠典籍之府 七畧曰孝武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 河平三年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劉向條其篇目 歆奏七畧

隋志劉向七畧別録二十卷劉歆七畧七卷剖析條疏各有其部

歆嗣父業乃徙温室中書於天祿閣上者為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

風俗通云劉向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　成帝紀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言中以別外

易

易經十二篇注上下經及十翼

今易乾卦至用九即古易之本文鄭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王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於文辭連屬不可附卦爻則仍其舊篇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

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宣帝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之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東萊呂氏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朱文公曰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未能盡合古文呂氏

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又曰易更三聖制作不同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孔子之賛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爲教爲法不得不異而道未嘗不同也　孔頴達云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服氏二篇（光）楊氏二篇（何）王氏二篇（同）

儒林傳田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寛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楊何言易者本之田何太史公受易於楊何晁氏曰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管輅謂易安可注者其得先儒之心歟易家著書自王同始學官自楊何始所謂易楊者是也

丁氏八篇寛

丁寛事田何學成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寛

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高相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㕛軒林氏曰先秦之為易者未有及理義也自田何而後章句傳說多矣見於今者獨有費氏之書費氏舊亡章句而學者宗王弼之說至於京氏之陰陽占筮其書雖存視之為術數之流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理義之學以其辭耳王弼而下其說紛紛不若象數之粗有所明也

韓氏二篇嬰

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涿郡韓生其後也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益寬饒從受焉寛饒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古五子十八篇

劉向別錄所校讎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律歷

志曰有六甲辰有五子注云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

淮南道訓二篇

七畧曰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張平子思玄賦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注云遯上九曰飛遯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啓飛遯離俗注亦引之葢以肥爲飛劉向別録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著曰淮南

九師書文中子謂九師興而易道微隋志已亡其書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唐大衍歷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朞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

亂而不明京房傳注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尊卦用事注孟康曰尊卦乾坤也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震遂泥厥咎國多麋復崩來無咎自上下者為崩潛龍勿用衆逆同志至德迺潛厥異風行不解物不長幹父之蠱亡子考亡咎子三年

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不則為

私婦貞厲君子凶言君弱而婦疆為陰所乘則

月並出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日食李固對策引

京房易即顛按房飛候參察衆政正月三日至

乎九日三公卦集韻觀我瑞頤釋文坎卦京作欿剥牀以膚京作簠謂祭器

龜山楊氏曰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

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

世傳稽覽圖是也艾軒林氏曰如復所謂七日

臨所謂八月盡所謂先甲後甲巽所謂先庚後庚又如十年三歲月幾望巳日乃孚是皆陰陽氣數當然之變孟氏而下有焦贛氏以一卦變為六十四積而至於四千九十六凡一卦所主六日震離坎兌寄直於分至之日如曰冬至則坎用事次未濟次蹇次頤次中孚次復當期之數循環為變後魏正光歷推四正卦術四正為方伯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

諸侯謙爲大夫睽爲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九三應上九清淨微溫陽風九三應上六絳赤決溫陰雨六三應上六白濁微寒陰雨六三應上九麴塵決寒陽風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京房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無上經七錄云又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隋京房章句十二卷七錄云十卷晁氏曰漢志八卷殘缺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志有京章句十卷又有

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畧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而其傳者曰易傳三卷積筭雜占條例法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與古不同今所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筭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卷所謂積筭雜占條例法者疑隋逆刺占災異十二卷是也至唐逆刺三卷而亡其九卷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

易占十卷疑隋志周易占十二卷是也正義大衍之數五十京房云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儒林傳初易唯有楊孝宣世立施孟梁丘元帝立京氏隋志梁丘施高亡於西晉孟京有書無師陸澄曰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許氏說文稱易孟氏其文多異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釋文云晉卦孟作齊

文王重易六爻

重卦之人有四説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鄭康成之徒以為神農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孫盛以為夏禹史遷等以為文王淮南子伏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張行成曰伏羲先天示易之體故孔子謂之作八卦文王後天明易之用故子雲謂之重六爻楊繪曰筮非八卦之可為必六十四之然後為筮舜禹之際曰龜筮協

從則何文王重卦之有乎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按是而言重卦之始其在上古乎京房引夫子曰神農重乎八純

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絶

吕氏曰古者教人之通法詩書禮樂而已至於易則未嘗躐等與人是以孔子孟子之問答初未嘗及易也若如魏晉祖尚浮虚談老易者徧天下則秦焚之久矣朱文公曰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

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薛氏曰六經之道易爲之宗他經亡而易傳不殊其書之存也

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説

費直本皆古字號古文易以授王璜未得立陳元鄭衆皆傳費氏學建武中韓歆上疏欲爲費氏立博士范升奏非急務馬融爲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荀爽又作傳自是費氏大興釋文序録費直章句四卷殘缺高相專説

陰陽災異未立學官後漢費興高遂微費直說十二次度數見晉天文志王弼所傳本費氏晁氏曰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唯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頴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昔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名之曰象也故曰易者象也其意深矣豈若後之人卦必以象明象必以辭顯紛紛多岐哉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

釋文引古文如彙作菁翩作偏介作砎枕作沈躑躅作蹢躅繻作𥜥劉向引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與今易異又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司馬遷引易曰

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東方朔引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經解引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今易無此語沙隨程氏曰此緯書通卦驗之文說苑引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毁滿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又云天地動而萬物變化坊記引不耕穫不菑畬凶　晁氏曰文字之傳始有齊楚之異音卒有科斗

籀篆隸書之四變因而訛謬者多矣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至蜀李譔又嘗著古文易則今之所傳者皆非古文也

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吕氏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晁氏公武曰歐陽永叔謂孔子古經已亡費氏經與古文同則古經何嘗亡哉

易文之異者漢書引嗛嗛喪其齊斧日中見眛其

欲洓洓不如西鄰之瀹祭說文引夕惕若夤伉龍有

悔乘馬驙如再三黷禔既平百穀草木麗於地以往

遴包㐬用馮河僮牛之吿泣涕漣如其牛觢天且劓

君子豹變其文斐也噬乾𩛥明出地上簮𣬃巽皀艮

楮恒凶折馬壯吉𥵶升大吉履虎尾虩虩豐其屋日

𦣻之離需有衣絮𣝗觓執飪夫乾隺然天地壹壺搯

牛乘馬參天兩地重門擊欜熯萬物者莫𤎅于離雜

而不迨爲駒顙又引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井法也

今易所無說文序曰其稱易孟氏皆古文也周禮注引其刑劅𥜽有

衣絮參天兩地而竒數巽爲宣髪緇衣引恒其德偵

深衣引直其政方其義也史記引乾稱蜚龍鴻漸于

般狐涉水濡其尾後漢劉脩碑動乎儉中鬼神富謙

魏文帝紀注太史許芝引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内則

注引明夷睇于左股郎顗引困而不失其所旡亨字

史記索隱劉向别録云易家有救氏注

連山 歸藏 不著錄

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漢世蓋有二易矣水經注引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帝王世紀引連山易曰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 唐志有十卷蓋劉炫偽作梁元帝三十卷在五行家 禮運坤乾注其書存者有歸藏 晉中經有之隋唐志皆十三卷今唯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 初經云初乾初奭 坤 初艮初兑初犖 坎 初離初釐 震 初巽卦皆六畫 漢上朱氏謂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 齊母經云瞿有瞿有

鯀宵梁爲酒尊於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緜士有澤我取其魚見爾雅疏傳注所引若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有凫鴛鴦有鴈鸕鷀有白雲自蒼梧入大梁上有高臺下有雖池若以賈市其富如河漢昔女媧筮張雲幕枚占之曰吉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黄神將戰筮於巫咸帝堯降二女以舜　殷王其國常毋谷羿彈十日明夷曰昔夏后啓筮乘龍飛以登于天睪陶占之曰吉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

卜昆吾占之不吉昔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皐陶曰不吉昔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爲璿臺於水之陽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於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唯利安處彼爲貍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昔穆王子筮卦於禺强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爲月精孔穎達謂僞妄之書非殷易也按周官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

首艮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首坤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首乾杜子春云連山伏戲歸藏黄帝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黄帝氏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姚信謂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皇甫謐謂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黄帝曰歸藏世譜神農一曰連山氏列山氏黄帝一曰歸藏氏張行成謂連

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法數而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先儒謂夏殷易以七八不變者占左氏傳穆姜筮艮之八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筮之得泰之八周易以九六變者占而沙隨程氏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也史淼鄭氏以爲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子華子曰出於

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　春秋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注謂夏殷之卦名益意之也　元豐中三墳書始出于唐州比陽民家曰山氣形天皇伏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黄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連山大象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大象八曰歸藏生動長

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大象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爲六十四龜山楊氏曰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易知其非古書也揚雄太玄曰始於寅義取連山衛元嵩元包卦首於坤義取歸藏司馬公潛虛亦取歸藏云晉郭璞犖洞林乎連山

子夏易傳不著録

隋志周易二卷子夏傳殘缺梁六卷釋文序録子夏

易傳三卷卜商七畧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録云丁寛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唐志二志今本十卷案陸徳明音義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今本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安但小異爾束帛戔戔作殘殘又云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今本無此文葢後人附益者多景迂晁氏曰唐張弧僞作孫氏曰漢杜子夏之學唐司馬氏曰七畧有子夏傳十録六卷或云韓嬰或云丁寛中經簿四卷

書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爲五十七篇注鄭玄叙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孔安國作傳值巫蠱不行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葢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

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云孔子求書得黄帝𤣥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中候　愚按尚書大傳虞傳有九共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伏生所傳必有所據

其張霸僞書若鄭康成引胤征曰厥篚玄黃昭我周王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三統歷譜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

祀䤋于周廟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王莽傳引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賛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又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康成所謂亡一篇者即武成

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

劉向别録云五十八篇藝文志云古文又多十六篇

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不見孔傳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馬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　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百篇次第孔鄭不同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别録爲次鄭注禮記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服虔杜預亦不之見注左傳亂其紀綱云夏桀時杜又注左傳成允成功念兹在兹寧失不經辰不集于房官占唯能蔽志惟彼陶唐恐不在明皇天無親民之所欲大國畏其力官師相規

趙岐注孟子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綏厥士女湯一征自葛始丕顯丕承章昭注國語衆非元后何戴闕石蘇均皆以爲逸書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趙岐謂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晉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從柳得之柳又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於前晉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范甯爲解時已不得乃取王肅注堯典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續之齊姚方興得於大航以獻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方興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至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隋開皇二

年始得其篇然後書大備自武帝至隋開皇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傳學者唐開元十四年改洪範無偏無頗為無偏無陂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釋文序錄云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薛氏曰唐明皇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駮文選注引七畧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後周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本朝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與古文並行

經二十九卷

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泰誓一篇

劉歆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董仲舒引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郊祀志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毛詩箋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正義引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曰司馬在前周禮疏引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大子發拜手稽首說苑引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

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伏生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伏生先爲此語抑泰誓出後後人加此語未可知也房宏等說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别録云武帝末得於壁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泰誓墨子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傳及蔡邕石經是也泰誓非伏生所傳而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葢太史公當武帝時泰誓已出而入伏生書内故總言之孔臧與安國書云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此劉歆所謂以尚

書爲備

傳四十一篇

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隋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釋文序録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鄭康成注其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間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

傳劉子政校中書奏此目録凡四十一篇康成詮次為八十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倫劉向傳贊云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唐志又有暢訓一卷大傳篇有九共帝告以西伯戡黎為伐耆冏命為㷀命費誓為肸誓吕刑為甫刑序又有嘉禾揜誥今本闕又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皆古文所無漢儒五行傳其原自大傳其流為災異之説吳氏曰馬融鄭康成之學悉本伏生

石林葉氏曰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史記以平在朔易爲便在伏物索隱云據大傳周禮疏云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椕革裝之以據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

歐陽章句　大小夏侯章句

初書唯有歐陽孝宣世立大小夏侯七録云三家至西晉並亡其說間見於義疏葉氏曰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鄭康成云歐陽氏失其本義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

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桓榮習歐陽尚書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删省定成十二萬言夏侯勝從歐陽氏問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然則大小夏侯皆歐陽之學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本傳曰洪範五行傳論本伏生大傳云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 沈約曰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歐陽氏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説爲九章考其説不相附屬向爲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説

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祥眚禍痾之說自其

數術之學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傳頗不同隋志洪範

五行傳論十一卷劉向注郎顗傳引尚書洪範記曰

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夏侯始昌推五行傳傳族子勝下及許商其傳與劉

向同儒林傳商善爲算著五行論夏侯勝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

上者對言在鴻範傳

周書七十一篇 周史記

劉知幾史通曰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刋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説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説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别録隋志雜史有周書十卷今本凡七十篇始於度訓終於器服晉孔晁注隋唐志皆云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 晉紀咸寧五年十月得竹

簡古書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而司馬遷史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鄭康成注周禮儀禮引王會許叔重說文亦引逸周書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豈漢世已入中祕其後稍隱邪今篇目比漢但闕其一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杜預注左傳轡之桑矣謂逸詩見周書而狼瞫所稱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篇中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又引以爲上大夫受縣之注預注左傳既訖汲冢書始出見後序呂氏春秋引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楚世家引欲起無先蘇
秦引緜緜不絶蔓蔓柰何蒙恬傳引必參而伍之蕭
何引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主父偃引安危在出令存
亡在所用谷永引記功忘過宜爲君王商傳引以左
道事君者誅楊賜引天子見恠則修德說苑引前車
覆後車戒墨子引國無三年之食非其國淮南子引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上言者常下言者權戰國策引
魏任章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貸

殖傳引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説文引朕實不明以俔伯父書正義引月令云三日粤朏張衡集引乃命少皡清皆曰周書今文有無其語者豈在逸篇乎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之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也唐大衍歷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諡法即此書第五十四篇也若周史記之名太史公謂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又謂周太

史伯陽讀史記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又曰史記獨藏周室而說公羊者以爲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薛氏曰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太史止齋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於是有董史是也秦宓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議奏四十二篇 石渠論

論石渠者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倉

河出圖雒出書

成王之末河圖尚在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朱文公曰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洪範之所自出也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正

是反而置之朱震張行成皆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震本劉牧行成本邵子　鶴山魏氏曰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相表裏爲可疑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是朱子尚有疑於此也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鄭氏注云按北史大戴禮乃後魏盧辯注今本云鄭氏注誤也法龜文則漢人固以九數爲洛書矣蘇氏曰河圖洛書著於易見於論語今學者或疑焉山川出圖書有時而然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粲然時無聖人莫識其意爾

孔子簒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書序古文本自爲一篇在百篇之後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朱文公曰書小序非孔子作或頗與經不合序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五峯胡氏曰康誥葢武王命康叔之辭不得不捨書序而從經史林氏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

也吳氏曰先序者孔子之序猶詩之大序也再序者當時之序猶詩之小序也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注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决疑曰隋志云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

酒誥脫簡一

揚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伏生大傳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其脫簡之文與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歐陽夏侯之學不傳今無所考以古文考之呂大防得古文

于宋敏求王欽臣如𡣍內國語放勛中罍伯槼禽絲史記敫乃擭

周禮注大命扃𦽈南僞揖五瑞楙遷傳納棐木沛河厥

粊惟啚盟豬夏狄瑤瓚內憂服服田力啚思曰啓畏用六極漢書泉咎繇平𨚲東作剛而寒五品不遜啓畎澮距川若丹朱奡寂三苗鳥獸進一作犨髦一作麃毛達以記之州木靳苞蜀咨諸告惟菌輅枯螽山雖州坶野相時毋民若顛木之有甹枿一作㯭我興受其迥西伯戡黎使百工敻求得之傅巖至于㜏婦上不砉于凶德我之不辟無有作敀曰圛圛者色澤光明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鄭依賈氏所奏曰貞曰斛夏氏之民叨鑿有疾不

僉焯見三有俊心在受德忞王三宿三祭三託枼誓

曶曶猗無他技大命不埶一人冕執鈗維緇有稽惟

其㪟丹雘戩戩善諞言璪火黺米旁述孱功教育子

說文皆與古文合度西曰柳穀於蕃時雍辯秩東作辯

秩南偽辯秩南譌敬致日永寅餞入日辯秩西成辯

在朔易日短宅嵎夷朞三百有六旬顧畏于民喦說文

多言也舜讓于德不台朱斨柏譽有能俾𡋯惟刑之謐

哉修五禮五樂黎民祖飢亡教佚欲有國一日二日

萬機五刑五庸哉茂哉茂哉禹拜讜言敬授民時還

瑞于羣后鄗德忝帝位歌詠言聲依詠歸假于祖禰

用特貿遷有無化居鮮食根食天功人共代之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一作采政忽一作來始滑辯章百姓又作便

知人則悊五流有度寅淺納日毋曠庶官放勛乃

姐欽明文思晏晏旁施象刑維明堋淫于家沇州海

瀕廣潟熒播既都民降丘宅土均于江海二百里任

邦毋若丹朱敖天用剿一作操絕其命予則奴戮女作

女鳩女房毋若火始庸庸若矢之有志今汝懖懖若
樂不眂眩訑築傅險之野有蜚雉登鼎耳而雊自清
人自獻于先王惟先假王正厥事天既付命正厥德
庶艸繁廡叶疑彝倫攸斁毋侮矜寡而畏高明不黨
不偏王道平平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叶用五紀饗用
五福羞用五事艾用三德乂時陽若悊時奥若舒恒
奥若霿恒風若鮌堙洪水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曰
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西旅獻獒是有負子之責於

天我舊云孩子民儀有十夫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俊德克明明德祇祇畏畏顯民戴壁秉圭犛飲女無
失不敢僣上帝命爾不克遠省在夏后之詷維丙午
蠢皇天既附中國民知我國有呰辨來來示予卜休
恒吉乃女其悉自學功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一作涼陰毋
逸以萬民惟正之共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不禦克
奔乃惟孺子攽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則克度之克
猶繹之剏中勸寧王之德武王惟聕勿以諛人文王

作孝作敬公毋困我哉生霸恫矜乃身乃用其婦人之言尚烜烜作醜禾常畋常任哲民惟刑一作悊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用勸相我邦家天棐諶辭凭玉几畢力賞罰茲道能念予一人王乃洮沫水我有載于西敢翼殷命作賄息謹之命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刑罰時輕時重罰懲非死佞極于病報以庶訧天齊乎人假我一日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其審

核之告汝詳刑惟貨惟求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其罰百率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陳宗赤刀鮮誓（一作盼）峙乃餱粻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維諓諓善靖言俾君子易怠善偏言（以諞為偏）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此其畧也蔡邕所書石經女毋翕侮成人度爾口安定厥國興降不永（崇降弗祥）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勛建大命厥遺任父母弟不迪曰陳其五行毋偏毋黨有年于兹雒乃劮乃憲既延（乃逸乃諺既誕）天命自

亮以民祇懼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懷保小人惠于矜寡毋劮于遊田毋兄曰今日無皇人乃訓變正刑則兄曰敬德旦以前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世鮮光耿光黼衣康此殘碑存於今者也若左傳引聖有謩勲茂不茂引五子之歌衍師彼天常四字又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無此語惟命不于常注云康誥今亦無禮記引允命敬孫務時敏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尹告及湯惟尹躬君雅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又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

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播刑之不迪帝典曰克明峻德又以割申勸寧王之德爲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古文似近之引厥言同而無則繹二字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國語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又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孟子引天誅造攻自牧宮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凡民罔不憝自作孽不可活墨子引吕刑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三后成功維假於民皆文字之異者至於荀子引中蘬之言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又引康誥弘覆乎天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先儒以爲繆妄又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注以爲伊訓今無此語又引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後漢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賈逵撰

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集爲三卷

書者古之號令

艾軒林氏曰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蓋以左右二史分掌之秦置尚書於禁中以通章奏漢之詔命在尚書以尚書主王言故秦漢因是名官先儒以爲上古之書則失之七畧曰尚書直言也

逸書附見

聖作則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命以伯禽唐誥皆策

命篇名左傳先其筭命漢書維高宗報上甲微孔叢子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厥兆天子爵白虎通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孟子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史記吳氏曰自漢而下書之逸者已不復見雖間出既所未讀必不能知其爲書如所謂先其筭命高宗報上甲微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之類先儒指以爲逸書世方知之不然孰知其爲書也

漢藝文志考證卷一

漢藝文志考證卷二

宋　王應麟　撰

詩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齊魯以其國所傳皆衆人之說也毛韓以其姓所傳乃專門之學也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詩與

毛詩異同晁氏曰齊魯韓三家之詩早立博士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鼓鐘為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芣苢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今所畧見者

韓詩之序曰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具詳可勝言哉韓詩序又云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又謂商頌美宋襄公歐陽氏曰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又曰孔子言關雎哀而不傷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時謂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

窮理而以直行己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嬰之所聞也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詳見詩考

魯故二十五卷

儒林傳申公事浮丘伯受詩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晁氏曰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後漢輿服志注引魯訓

魯說十八卷

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間引詩以證其說與毛義絕異葢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荀卿之學魯詩之原也劉向為楚元王交之孫交亦受詩於浮丘伯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魯詩有章氏學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云

治魯詩經韋君章句

元王詩不著錄

楚元王交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

者孫卿門人也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劉向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汝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謂申女作式微一篇謂二人之作碩人之詩謂莊姜始至操行衰惰傅母作之新序謂衛宣公子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黍離爲王風之首向之言殆未可信封事引飴我釐麰

説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向乃元王之孫必本於魯詩

齊后氏故二十卷

后蒼事夏侯始昌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言五際流爲災異之説衡議論最爲近理伏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説九篇子恭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儒林傳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孫氏未詳其名

韓内傳四卷

韓生推詩之意為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白虎通引韓詩内傳隋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文選注多引之後漢薛漢父子以章句著名杜撫受業於漢定章句

韓外傳六卷

隋志十卷太史公自序厥協六經異傳如子夏易傳

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歐陽子曰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

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

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正義云毛爲詁訓與經別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不言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

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萇正義大毛公爲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序録小毛公一云名長肅宗詔選高才生受毛詩遂行於世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傳鄭玄作箋淇水李氏曰毛之說簡而深此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氏之釋繁塞而其失愈多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也魏氏曰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正義云故訓者依故昔典訓而爲傳義曹氏曰詩氏說文援據古文毛氏詩其文與

今多異呂氏曰左氏所引詩多與毛詩合歐陽氏曰毛詩序與孟子說詩多合隋志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傳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鄭氏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

書曰詩言志

唐氏曰在心為志詩序一言而盡作詩之本以意逆志孟子一言而盡說詩之道

古有采詩之官
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葉氏曰列子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者堯之時所謂詩也尚書大傳言日月光華弘余一人者舜之時所謂詩也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則太師陳詩以觀風俗二帝之世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其施之學校以教士與禮樂書相參謂之四術至孔子始删取著以為經

凡二百五篇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按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考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云三百

五篇王式以三百五篇諫龔遂曰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　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宫貍首之類

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

程子曰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艾軒林氏曰古書皆以言傳唯詩以聲隸之列國風詩皆隨時而變聞其聲審其邪正而知其時俗自訓詁之學起誦詩者泥其辭而不復求其聲聲之邪正既不可辯所得於詩者特在言

句之間爾

魯最爲近之

林氏曰班固論三家之爲詩寧有取於魯而未始及毛氏也杜欽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鄭氏注坊記以先君之思爲衛夫人定姜之詩皆魯詩也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序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

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今按詩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即高行子孟子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維天之命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

仲子子思弟子

禮

禮古經五十六卷

劉歆欲立逸禮移書曰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論衡謂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儀禮疏曰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七錄云餘篇皆亡秘在於館志云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劉原父曰孔氏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六藝論云孔壁得之今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賈誼傳天子巡狩禮內宰注朝貢禮聘禮注朝事儀覲禮注烝嘗禮射人疏中霤禮月令

注疏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胎穋篇蔡邕論本命篇通典聘禮志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七録云古經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經七十篇劉原父曰當作十七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史記正義謝承云秦代有魯人高堂伯人按今儀禮士禮有冠昏相見喪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喪服傳子夏所爲白虎

通謂之禮服傳鄭康成注以今古二字並之或從今或從古或疊二文別釋餘義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也歐陽氏曰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遜不可失七録云博士傳其生得十七篇

記百三十一篇

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

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王度記禮記注禮記周禮疏白虎通後漢輿服志注王霸記夏官注瑞命記文選注論衡辨名記春秋疏孔子三朝記史記漢書注月令記大學志蔡邕論雜記正義云案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髠等所說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隋牛弘曰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

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弘亦引明堂陰陽錄令禮記月令於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

王史氏二十一篇

隋志河間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劉向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

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

曲臺后蒼九篇

本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大小戴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七畧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顔氏曰曲臺殿在未央宫初禮唯有后孝宣世復立大小戴禮按大戴公符篇載孝昭冠辭蓋宣帝時曲臺記也

大戴禮　小戴禮不著録

二戴皆傳儀禮十七篇次第自冠昏士相見已下大小戴先後不同唯劉向别録大射以上七篇與小戴同其下尊卑吉凶次第倫叙鄭氏用之禮記所以釋儀禮之義也陳邵周禮論叙云戴德删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删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按劉向别録有四十九篇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缺畧而行於世即今禮記是也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月令吕不韋王制漢博士所爲今大

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夏小正别爲卷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不能合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删者也勸學禮三本見荀卿子取舍之説及保傅見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

隋志戴聖删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七錄云自後漢諸儒多爲

小戴訓即今之禮記

中庸說二篇

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中庸程氏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白虎通謂之禮中庸記孔叢子云子思年十六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東萊呂氏曰未冠既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有四十

九篇也此葢戰國流傳之妄

周官經六篇

河間獻王得周官有李氏得而上於獻王獨缺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禮記疏云孝文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謂孝文時非也五峯胡氏曰司徒掌邦教司空掌邦土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俞庭椿取其說爲周禮復古編謂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

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程氏曰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各有羨數考冢宰六屬各六十今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葢斷簡失次名實散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賈氏疏曰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氏據今文注朱文公以為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

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然則考工記亦先秦書謂之漢博士作誤矣馬融云成帝命劉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録略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鄭康成序云鄭少贛與仲師衆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　說文引任削地垗五帝於四郊廟門容大鼏七箇狐乘頁軔赤魃氏煣牙外不嫌與今字異

周官傳四篇

詩正義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别行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周官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灋司兵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此古者司馬灋即周之政典也

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

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太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曰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穰苴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漢武帝詔引登車不式周禮注引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上卜下謀是謂參之昏鼓四通為

大鑿弓失圍殳矛守戈戟助疏引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左傳疏服虔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甲大晨倅車屬焉又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說文引䮕衛斯輿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師多則人讀杜佑引上謀下鬬圍其三面開其一面之類然其文或不見今五篇中百五十五篇今存五篇而已李靖曰周司馬法本太史公者也按周禮注引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豈

即此書所載歟大宗伯所掌軍禮之别有五孔叢子有問軍禮之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胡氏曰攷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孫氏曰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請自陳功於天也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論石渠者戴聖韋玄成聞人通漢隋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後漢禮儀輿服志注王制疏詩疏並引石渠論通典引石渠禮議甘露三年三月黄門侍郎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所以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所以和百姓而同

其意諸侯當有樂故不曰合樂時公卿以玄成議是

梁丘臨爲黄門郎奉使問諸儒於石渠

王制不著錄

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索隱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白虎通引禮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今禮記王制篇蓋其畧也

漢儀不著錄

肅宗章和元年正月召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然十二篇不著于七畧葢與律令同録藏於理官法家禮記正義云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南史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敳享無帛公王同壁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三禮注疏所引漢禮器制度通所作也隋志已亡此書儀禮鄉射疏引漢禮云五武

成步步六尺周禮小祝注杜子春云漢儀每街路輒

祭禮記祭法疏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

一尺論衡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

凡禮十三家

六執論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

德戴聖名在也熊氏曰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文戴德戴聖爲五此所傳皆儀禮也

選注七畧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樂志與此志同朱文公曰臣瓚曰禮經謂冠昏吉凶葢以儀禮爲經禮也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曲禮文之目先王之世二者葢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

者亦此書也禮篇之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禮記正義禮說云正經三百動儀三千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條儒林王式傳歌驪駒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注逸詩見大戴禮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朱文公曰曲禮戴氏編禮時已亡逸故特因其首章之幸存者而雜取諸書所引與他記相似者以補續之

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劉原父云學當作與七十當作十七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朱文公曰疏云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朱文公曰士禮特畧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葢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又曰儀禮乃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

漢藝文志考證卷二

漢藝文志考證卷三

宋 王應麟 撰

樂

樂記二十三篇

禮記正義云樂記者記樂之義此於別録屬樂記葢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賔牟賈有師乙有

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爲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説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王禹二十四卷記無所錄周禮樂師注云貍首在樂記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于京太室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史記正義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

樂經不著錄

元始四年立樂經三禮圖云舊圖引樂經云黄鍾磬云云 周禮磬氏疏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與三禮圖所引同今樂經亡傳莫知誰作王充論衡曰陽成子長作樂經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又曰陽成子張作樂然則漢儒所作歟後漢律歷志注建初二年七月太常丞鮑鄴上言亦引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隋志有樂經四卷 沈約云秦代滅

學樂經殘亡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尚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

雅歌詩四篇

文選注七畧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晉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即四曲歟當考

雅琴趙氏七篇　師氏八篇　龍氏九十九篇

劉向別錄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名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尚清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間燕爲散操向有雅琴賦見文選注沈約曰別錄龍氏雅琴百六篇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文選注引七畧雅暢第十七夾漈鄭氏曰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

王褒傳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名見待詔

樂元語不著錄

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樂曰南西夷樂曰味北夷樂曰禁又云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

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

今易作以配祖考

自黄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

通典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黄帝作咸池少皥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大司樂周所存六代之樂黄帝雲門大卷堯大咸舜大磬禹大夏湯大濩武王大武

河間獻王作樂記獻八佾之舞

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大事記在元光五年冬十月　禮樂

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教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今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宜領

屬雅樂以繼絶表微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

議復寢

春秋

春秋古經十二篇

周禮小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疏云春秋古經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律此本然後行於世史記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經十二卷公羊穀梁二家

詩正義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别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左氏傳三十卷

漢初出張蒼之家文帝時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

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建平中歆欲立左氏諸儒排之謂左氏不傳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啖氏曰左氏比於二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後代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劉氏曰仲尼之時魯

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丘明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丘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石林葉氏曰古者以左史書言右史書動左氏葢左史之後以官名氏者也所以得其目以爲傳東萊呂氏曰左氏於定哀之間載孔子之事皆傳聞失實本不曾登聖門公羊䟽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平

帝時始立學官建武以李封爲博士復廢肅宗令賈逵選公羊嚴顔諸生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雖不立學官然擢高第爲講郎說文引古文左氏無以酋酒附婁無松栢樌櫝鬼神諸侯敵王所鎎誒誒出出王室曰惷惷爲澤之目龥不義不暱發夷蘊崇之槁部薦榦其字多異後漢言左氏祖鄭興而賈逵傳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公羊傳十一卷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儒林傳胡毋生爲景公博士與董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武帝因尊公羊家何休自謂本胡毋生條例劉氏曰公羊異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据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三者皆非也隋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

撰苟崧謂公羊辭義清俊斷決明審晁氏曰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歟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耶而又復有子沈子子女子子北宮子者高之所子歟抑平地敢壽之所子歟石林葉氏曰公羊穀梁受學於子夏此出於讖緯之書所謂說顯辭者其言不經見　劉知幾史通曰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　吳兢書目云高乃子夏弟子

穀梁傳十一卷

韋賢夏侯勝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吳

兢書目云秦孝公時人楊士勛疏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顔師古曰名喜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由是行於世隋志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大夫尹更始撰劉歆曰孝宣立穀梁後漢賈逵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晁氏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

所傳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石林葉氏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又曰穀梁或記尸子沈子其所從來亦不一鄭康成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荀崧謂穀梁文清義約啖氏曰三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精公羊

詞辯但守文堅滯或至矛楯不近聖人夷曠之體

郟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

七録云建武中郟夾氏皆絶王吉能爲郟氏春秋隋志王莽之亂郟氏無師夾氏亡范升奏曰春秋之家又有騶夾

鐸氏微三篇

太史公曰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劉向别録云左丘明授

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吳起學春秋見於此

虞氏微傳二篇

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顏安樂事眭孟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

仲舒弟子嬴公公弟子眭孟孟弟子嚴彭祖及顏安樂彭祖為嚴氏學安樂為顏氏學皆立博士後漢張霸減定嚴氏春秋為二十萬言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隋志董仲舒春秋決事十卷唐志春秋決獄十卷七錄云春秋斷獄五卷應劭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論衡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

者太平御覽載仲舒決獄二事引春秋許止進藥夫人歸於齊通典載仲舒斷疑獄引春秋之義父爲

子隱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劉更生傳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禮記正義引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云後漢陳元曰孝宣爲石渠論而穀梁

氏興

國語二十一篇

司馬遷傳贊左丘明爲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史通曰

左丘明既爲春秋内傳又稽逸文纂别説分周魯齊晉鄭楚吴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太史公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石林葉氏曰按姓氏譜有左氏有左丘氏則豈一家之言乎唐啖趙之徒頗知之然未有以傳其説也宋氏曰自魏晉以後書録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内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説文引國語

侊飯不及一食於其心佒然兵不解医其字多異

世本十五篇

周官瞽矇世奠繫注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國語曰教之世以怵懼其動

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注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繫諸侯曰世本司馬遷

傳贊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

祖世所出司馬遷采世本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

古事者所記録黄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

謚名號凡十五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又世

本二卷劉向撰又四卷宋衷撰又云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顏之推曰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非本文也

項氏曰古者立氏必告于太史氏春秋之末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後世史職既廢宗法又亡鄭氏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

戰國策三十三篇

劉向校書錄序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

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邊通學短長蒯通善爲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横術隋志三十四卷劉向録唐志缺二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史通曰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二卷謂之策者蓋録而不序即簡以爲名司馬遷采戰國策姚氏校定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刻石名山文

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秦刻石者四嶧山琅邪臺之罘會稽

楚漢春秋九篇

陸賈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隋志九卷史通云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春秋司馬遷傳贊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劉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朂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録記傳録紀史傳

由是經與史分洪氏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顏師古屢辨之若高祖之臣別有絳灌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謝公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

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曰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

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畧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傅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刓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褚先

生曰以下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所藏十篇雖有録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爲僞也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賛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

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褒新室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爲漢書論衡曰揚子雲録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李德林曰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春秋緯曰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又軒林氏曰伏羲氏元年辛巳或以爲甲寅陶唐氏元年戊辰或以爲辛卯或以爲甲辰舜之年月以孟子

司馬遷之言求之虞書似亦有不合者　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

漢著記百九十卷

劉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曰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通典曰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久不塞除之語

漢大年紀五篇

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葢即此書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東萊呂氏曰玉藻云云說者遂以尚書爲右史所書殊不知三典無載言動如禹貢一篇皆紀事未嘗有禹之言也

虞氏春秋不著錄

秋官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愚按

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顔氏有筦冥之學疏謂若晏子

呂氏春秋之類恐非

夾氏未有書

夾氏傳十一卷有録無書然則録存而書亡也

有書當考

漢藝文志考證卷三